

	<h1>微光</h1> <p>百徐刚</p>
<h2>秋收</h2> <p>(外一首)</p> <p>□崔显实</p>	
秋收是父亲写下的一首诗—— 玉米、稻谷、高粱、黄豆、辣椒 是散落的汉字， 被他笨拙的手 组词，造句， 垒成一行行、一垄垄、一块块 自然的诗节。	
饱满，低垂，谦逊，弯腰 是沉甸甸的劳作， 在土地的稿纸上 自成张力。	
阳光、村庄、农舍、晒场 是深远的意象， 固守着乡土的底色。 而红、黄、蓝 是这首诗的三原色。	
汗水浸透炊烟， 夜色缓缓揭幕。 霍霍磨镰的父亲， 将镰刀磨成一弯月—— 那银色的辉光， 是最后的留白。	
<h3>红心猕猴桃</h3>	
处暑与大暑的风有何不同 架上金钩的小猴儿知道 从青褐到黄褐的外套 风在岁月里刻下年轮	
每一颗果子里淌着清江 每一颗果子里藏着糖厂 每一颗果子里沉睡之宝藏	
茭苳、羊桃、奇异果 狐狸桃、藤梨、维C之王 小小的身子竟背负群山之名	
切开，放射状的纹红 是一枚太阳迸射光芒 入口，翡翠的果肉融化 甜酸醒味蕾，记住这丑丑的猴形 记住泥土中长出的甜，与草民的手掌	
(作者系湖北省恩施市农民)	

■点 评

倾情书写广袤的山水人情

□徐 刚

本期微光的四篇作品，皆出自基层写作者之手，字里行间无不流淌着自然朴素的韵律与真挚感人的情思。樊文歆的《年夜》呈现了常年驻守塔克拉玛干边疆井队的父亲，在除夕夜这个阖家团圆等特殊时刻对于家人的思念。小说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一边是齐飞与母亲的凄冷无声，另一边则是父亲的沉甸甸的思绪。作者寥寥数笔勾勒了亲人之间的思念与感怀，这也难怪，亲情伦理与工作职责，此事古难全。然而在这背后默然不语的，恰是漫长时间里父亲始终如一的责任与奉献，以及与此相应的妻儿的理解与支持，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人间情感。

本期的故事，似乎多与父亲有关。崔显实的《秋收》是为父亲写下的一首诗，一首散发着田野气息的农事诗。伴随着秋收的喜悦，那枚切开的红心猕猴桃，正是这“泥土中长出的甜”。泾洛的《阿达的灼痕》写的是一生要强的父亲。故事从30年前的那场车祸写起，意在展现父亲那不曾熄灭的生存之火在“我”的血脉中的奔突。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无数像父亲一样的普通人，他们无不在年复一年的平淡里，用双手一砖一瓦地垒砌生活。而命运偶尔投下试炼的石子，也无时不在磨砺着匍匐前行的追梦人。

章新宏的《情牵阿勒泰》把我们带到了李娟笔下的阿勒泰，这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，不仅有美景和美食，还有人，那些回到故乡的求学者，正在倾情书写广袤的山水人情。此情此景也悄然汇成了一种无声的召唤，“何不寻找机会，来此支教”，因为在这条路上，终将遇见许多早已将深情安顿于此的同路人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
齐飞上了大学，父亲仍旧留在井队。

出于工作的缘故，父亲常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产井间奔波，一年里一般有两次轮休的机会，休班的时间加起来三四个月。可是，爷俩儿的假期基本上没有交叉：要么是齐飞上学，父亲休班；要么是父亲出差，齐飞放假。

又是一年除夕夜。前阵子，市里刚刚发布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。与往年不同，绚烂的烟火失去了在城区汹涌的机会。齐飞和母亲在餐厅里包着饺子。齐飞擀皮，母亲包馅。齐飞把匀称的面皮放在面板上靠近母亲的那一侧，母亲用筷子蘸好馅料，往面皮上一抹，然后双手一捏，一个饱满、小巧的饺子便在无声的配合之中成了形。没过多久，一盖帘儿的饺子就包好了。

饭后两人回到客厅，边看着春晚边嗑着瓜子，偶尔闲谈几句。几个节目过后，母亲那边却是一阵轻微的鼾声了。齐飞穿好拖鞋，站到母亲跟前，轻轻地晃了晃母亲的胳膊，小声地唤着母亲。母亲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，朝齐飞点了点头。她起身往卧室走，嘴里念叨着，别睡太晚，明天要早起呢。

齐飞调低了电视音量，低头看了看手机。十点一刻了。父亲开始吃饭了吗？每逢除夕夜，井队都会例行聚餐。酒量不好的父亲，往常在这一天也会和同事们小酌几杯。客厅中，只开了一盏低垂着的吊灯。吊灯慵懒地发着光，点亮了一团黑夜。

夜晚的沙漠确实会让万事万物蒙上清冷的面纱，此时，营房中的热闹就显得格外特别了。老齐啃了半小盘羊肉，几盏白酒下肚，看着身旁的工友，心里热烘烘的，慢慢地也从中咂摸出些团圆的味道来。今晚，大伙儿聚在一块儿聊天说地，唯独没提起自己的家乡。可不说也知道，每个人此刻都在挂念着故乡，挂念着远方的亲人。沉甸甸的思绪落在心里，借着酒劲儿都挪不到嘴边。

11点半了，齐飞拉灭了灯，关上电视，躺倒在床上。齐飞睁着眼睛，溯着时间的水流而上，探寻着记忆中跟父亲有关的、那些闪亮而又温暖的细节。

过去父亲要休班的时候，母亲通常不会提前跟齐飞说起这事。等到父亲抵达省内，母亲才会告诉齐飞：爸爸今天就回来了。因为路途遥远，父亲时常在深夜才回到家中，而此时齐飞睡得正香。第二天早上，齐飞一睁眼，就能看见穿着睡衣的父亲站在卫生间洗漱。小时候，父亲回家的日子对齐飞来说就像节日一般，虽然说不准具体是哪一天，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，让相逢总是充满着惊喜。父



亲的行李箱里总装着些齐飞喜爱的零食，可能是巴旦木，可能是葡萄干，说不定会是酸奶酪。这些产自新疆的特色美食，安安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行李箱里，夹在两列堆叠整齐的衣服中间，随着列车驶过3000多公里，再辗转长途汽车，最终来到滨海的小城，出现在齐飞家的餐桌上。

这会儿，老齐和同事们的聚餐刚刚结束。他回到宿舍，简单地洗漱后，也躺到了床上。窗帘尚未合拢，老齐侧躺着。将醉未醉的时候，他似乎看到了儿子的脸庞，模模糊糊地看不真切。老齐也想他的儿子了。

老齐记得，从儿子六七岁开始，每逢休假结束，儿子会

阿达的灼痕(散文)

□泾 洛

父亲和大哥架着手扶拖拉机冲下山坡的那个雪夜，那毁灭性的冲击感，穿透30年的时空，再次击中了我。

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，父亲和大哥从宝鸡拉回素还家具，在家摸索油漆。父亲在装货出厂前，把珍藏的早烟卷恭敬地递给家具厂的肖师傅，只为偷师面漆的秘方。肖师傅留了一手，临了只是含糊地提了句木纹效果的关键工艺。回来的路上，父亲和大哥商定，回家让母亲做豆腐脑，调配面漆！此后数日，不知浪费了几桶漆、几盆豆腐脑，木板上的面漆终于焕发出宝石般的光泽，红得比炉火更炽烈，亮得像覆上了一层透明的寒冰。我们一家人围着那晶亮的家具，笑纹从嘴角爬到眼角。阴干了一个多月，确认漆面没有瑕疵，腊月初，父子俩便载着希望驶向庆阳金镇。

那时，一套鲜亮的三开门大衣柜、梳妆台、三口枣红漆大衣箱，在乡镇集市上就是奇珍。庆阳的老乡们围着，摸了又摸，开了又关，啧啧称赞。货物很快售罄，热情的乡亲甚至塞来定金，半月后催要更多——孩子的婚期吉时，耽误不得。

父亲一生要强，学什么都钻。早年做生产队会计，抬石头修水渠，事事争先，落下一身旧伤，胸口经常闷痛难言。这股子倔强，早已刻进我们的骨血。大哥摆弄家具时专注的侧影，和父亲年轻时的模样恍惚重叠。我们就是这样，在年复一年的平淡里，用双手一砖一瓦地垒砌生活。命运偶尔投下试炼的石子，磨砺着匍匐前行的追梦人。

暗夜如墨，满载收获与疲惫，父子俩踏上归途。寒风钻进脖颈，像冰冷的蛇。从岢县镇回家，必经一段二十几公里的长陡坡。柏油路在岁月的磋磨里变得坑洼。狭小的车厢内，蛇皮袋、木工具箱和一个深绿色大柴油桶挤在一起。油桶腰身的凸环，是他沉默的筋骨。桶里，是回家的底气。车辆行驶到陡坡的中段，密匝匝的雪沫像蔽天的怪物轰向地面。昏黄的车灯在浓稠的黑暗里颤抖，光束里，雪粒如洒落的化肥，砸地成渣粉，不安如影随形。

父子相拥，恸哭淹没在风的咆哮里。许久之后，才想起那台拖拉机——那是全家的命脉。车头卡在两棵歪脖子大杨树之间，悬在深渊之上，车厢扭曲变形。深绿油桶斜插在

情牵阿勒泰(散文)

□章新宏

沿喀纳斯河漫步，见河水时而青绿，时而淡蓝，时而乳白，在亘古静谧中哗哗作响，似在低语着湖怪的古老传说。三两游人与河边饮水的西门塔尔牛，都成了这自然说书场里的静默听客。图瓦向导说，他们视“湖怪”为守护湖水的精灵，这份敬畏让喀纳斯保持着原始的纯净。翡翠般的湖面未见精灵踪影，云雾缭绕的神仙湾亦无仙人履迹，而这“未见”的留白，反添悠远诗意。

阿勒泰的餐桌同样令人难忘：那烤包子滚烫的肉香，那手抓饭里胡萝卜的甜与羊肉的鲜，那炭火上滋滋作响的红柳枝串起的烤肉，还有那饱满的馕散发的小麦香气。

在这里，我遇见了哈萨克语意为“月光”的女孩阿依努尔和蒙古语意为“富饶”的小伙巴彦。他们曾在岭南求学，如今回到故乡，书写广袤的山水人情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，我不禁想起女班上那些远道求学的新疆学子，想起在

悄悄地打开自己的行李箱，往夹层里放上一张字条。刚开始，老齐并不知情。在井队工作了两个月后，天气转凉，老齐翻开行李箱，打开夹层找秋衣秋裤，这才发现了那张笔迹稚嫩的字条。老齐至今仍能回想起字条的内容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女儿女子工工，我会口斤女马女马白勺舌，女子女子学习——儿子”。老齐前两遍读的时候，鼻子一酸，差点落了眼泪；读到第三遍，却又笑出了声，他心想，下次打电话时得考考儿子“学”字怎么写，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好好学习。那日起，儿子在离别前总会往老齐的行李箱里塞一张纸条或明信片。有时可能只有一句“一路顺风”，有时则写得满满当当。老齐很珍惜这20多张字条，放在办公柜的档案盒里保存。

“啊”，闹钟响了一声，齐飞知道12点到了，又是新的一年。但齐飞没有收回思绪，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教自己骑车的场景。这似乎构成了齐飞的原初记忆。倘若再向上追溯，便是白茫茫一片了。

“那年夏天，爸爸用手扶着我的车座，陪我慢慢转圈。转着转着，爸爸悄悄松了手。我对此浑然不知，自顾自地骑出去好一段距离。终于，我找到了骑行的感觉。我用力蹬着车子，爸爸在后面小跑着，边笑边追。不一会儿，他追不上了，而我却骑得更起劲了，恨不得再快一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我想要折返的时候，爸爸的身影已然浓缩成一个黑点。他站在原地，极耐心地等待着，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一个劲儿地骑下去，然后在某个时刻掉转头，重新牵起他的手，一起回家去。”齐飞的眼眶湿了。

12点来临的时候，老齐还感觉些许的晕乎。他换成平躺，2月——9月——3月——1月，哟，和儿子快两年没见了。明年，哦不，今年，总可以相见吧？在过往那些团聚的场景中，老齐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儿子3岁的时候：

那天，他拖着行李回到家中，儿子似乎并不欢迎他。当老齐走进儿子的房间，儿子慌忙挥着手示意让他出去。老齐试着往前走两步，刚一迈出门，儿子就急得哇哇大哭。妻子对儿子说：这是你爸爸呀。小家伙也不理会，这真是令老齐哭笑不得。直到老齐像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只布娃娃，儿子才停止了哭泣，瞪大了眼睛，一会儿看看老齐，一会儿看看布偶。到了晚上，老齐在梦里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，一下醒了，他的妻子也醒了，只看了一眼，便小声说道：“这孩子又尿床了。”

年夜里，白雾散去，沉沉坠入梦乡。
(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)

田地中央，桶身闪着冷硬的光，柴油未泄。工具箱就像被命运肢解，零件四散。万幸的是，两人的筋骨未断，都是皮肉伤。他们折下枯枝，薅来带雪的干草，在残破的车厢底点火。湿草燃起浓烟，污血在嘴角冻结，跳跃的火光映在两张劫后余生的脸上，似生活烙下的印记。他们烤暖身体，用军用水壶煨热了水。

晨光刺破黑暗，他们搀扶着站起来，活动僵硬的四肢。昨夜彻骨严寒，他们始终没动那桶柴油。“跑车的人，油就是命，”父亲的声音混着寒气，“有它，就有路。”

多年后，父亲和大哥重提旧事，脸色蜡黄，夹烟的手指抖得厉害。桌上玻璃杯的热气孤零零飘散。自那夜过后，父亲的话少了。和顾客交谈，经常突兀地进出：“嫌贵？别处买去！”甚至失控地吼：“走！出去！”客户愕然离去。他说话前总要“啊……”上许久，仿佛字句卡在记忆的某个断层里。电话那头，常有人误会他说话拿腔拿调，给人不好的印象。我提醒他：“您不总说顾客是衣食父母吗？”他眼神茫然：“我不是故意的……心里烦。”后来，他语速更缓，字斟句酌，显出笨拙的用心。对我们却越来越和缓。只是深夜，常被莫名地惊醒，“咣——咣——咣”用拐杖敲击床边的旧衣柜。我赶紧过去，他或说没事，或喃喃要开灯小解。他像丢了魂，眼神时而涣散，游离于时空之外；时而钉住虚空某点，深不可测。那“咣咣”声，从此成为我耳畔时常萦绕的背景音。

父亲离世已8年有余，那夜的雪，那冷硬的油桶光，那拐杖的敲击，凝结成我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冻疮，时时感受到他的灼痛。

轿车低吟着，灵巧滑过蜿蜒的川道，来车刺耳的鸣笛声切断悸动。我摇下车窗，六盘山清凉的山风涌入。妻子侧目：“啥啥呢？眼睛都红了。”我嗯了一声，没有作答。他默契地沉默。田野铺展新绿，喷灌器在空中织出温柔的希望。

目的地很快到了。甲方结账的爽快出乎意料，他们态度和蔼，流程井然。

工地喧嚣。砂浆车列队，推土机轰鸣着推平土丘，黑烟滚滚。上次卸下的琉璃瓦垛还有剩余，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目的白光，热浪在瓦片表面蒸腾，扭曲，仿佛父亲那不曾熄灭的生存之火在我的血脉中再次奔突。门口零散走过的工人，像一笔笔飞白的水墨。我和他们，是否都在同一条无形的线上，探寻着生活的谜底？从一个起点奔向另一个起点，活着的意义，在惯性的奔忙中显出。几朵白云悬浮天际，边缘被阳光熔成耀眼的白，缓缓游移，如同生活的另一条轨道。

(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某建材公司职工)

机场迎接他们时眼里那道明亮的光——原来我与这片土地的缘分，早已种下。

那些曾在狂奔的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：林则徐的马队踏过积雪，左宗棠的柳枝抽出新芽，杨增新的哨所矗立边境，兵团战士的锄头开垦绿洲……他们与我在克兰河畔完成了无言的相会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诗句如额尔齐斯河水般深沉绵长。

禾木老屋的都塔尔琴声、克兰河的轻吟浅唱、喀纳斯湖风的絮语、彩虹布拉克的歌舞、贾登峪的马蹄声、西北第一哨的军歌、萨尔乌楞村红色往事……仿佛汇成一道无声而深情的召唤。

想起那些求知目光，想起心中未竟的教育梦想，一个蛰伏的念头倏然破土而出——何不寻找机会，来此支教？教孩子们读“大漠孤烟直”，也教他们写“家乡的白桦林”，带他们登高望远，把家乡的故事讲给风，讲给水，讲给远方。

此念一生，便在心中回响，再难平息。

新疆，伊犁，阿勒泰，就是这样一个人让别后魂牵梦萦的地方。我想，这条路上，终将遇见许多早已将深情安顿于此的同路人。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东城体育管理服务中心主任)